



每个人心中都藏着一个长不大的自己——

儿童节快乐!

儿童节的红裙子

■马俊

毕业那年,我被分配到一所偏远的乡村小学教3年级。因为对工作分配不满意,我一肚子怨气。我的工作做得有些马虎,教学成绩勉强说得过去。

转眼间到了儿童节,我工作也将近一年了,可是调回城里的事还没有眉目。“六一”儿童节,上级给学校布置了任务,要求每个班出一个节目,通过文艺汇演的形式庆祝节日。而且还要选拔好的节目,参加县里的文艺汇演。我心想,这样的学校能出什么好节目?不过是应付差事罢了!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学生们,他们却兴致高涨,跃跃欲试。说实话,我对排练文艺节目并不擅长,于是把任务交给班里的文艺委员云儿。

云儿学习一般,平时总被我忽略。她找到我说:“老师,咱们班表演舞蹈吧——《种太阳》。我们家的光盘上有这个舞蹈,特别好看。我选几个人,我们一起跳,再加点自己编的动作,肯定能跳好,说不定还能被选上去县里表演呢!”我看着云儿激动得有些泛红的小脸,说:“我们的目的不是去县里参加表演,就是为了庆祝‘六一’儿童节,怎么开心怎么来!”在我的印象中,乡下孩子跳不出什么花样来,玩玩乐乐就行了。

接下来的日子,云儿带着几个同学开始紧锣密鼓地准备节目。她们课间练,放学后练,星期天也练。我见她们太辛苦,就说:“同学们注意休息,差不多就行了。”没想到她们异口同声地说:“我们要全力以赴。”原来,云儿已经把“全力以赴”当成她们的口号了,那些天她们一直在全力以赴。还别说,几个小姑娘跳的舞蹈挺像模像样的。

周末时,云儿找到我:“老师,我们跳这个舞蹈,应该统一服装。我们商量好了,要穿红裙子。你周末回县城去照相馆或者什么地方看看,看有没有租服装的,给我们租几条红裙子。”那时候条件有限,孩子们表演节目一般都是租服装。我看孩子们都很上心,满口答应了。

可是,那个周末我参加了一场同学聚会。大家聊起各自的工作状况,都劝我赶紧调回来。聚会热闹得很,我早把为孩子们租服装的事忘得一干二净。

周一我回到学校,云儿就追了过来:“老师,有租服装的吗?”我脑子一懵,尴尬的停了一会儿,随机应变道:“我去看了看,那些服装都不好看。咱们随便穿什么表演吧,不必太认真。”云儿脸上立即现出失望沮丧的表情。不过,她很快又兴奋起来:“没事,让我姑姑去市里租吧。她在市里上班,两三天回来一次。市里肯定有漂亮的红裙子,其实昨天我就想找她了,怕你那里租好了就没跟她说。”

几天后,云儿真的把漂亮的红裙子带到了学校。几个女孩穿上红裙子,简直就像小仙女一样。她们跳起欢快的舞蹈,美得让老师们都惊呆了。那次文艺汇演,大家一下就注意到我们班的节目。后来经过层层选拔,我们班的舞蹈真的被选上去县里参加表演。

孩子们来到了县城,登上了她们梦寐以求的舞台。舞台上,她们翩翩起舞,红裙子飘然欲飞,仿佛一片片浮动的红霞。最后,我们班《种太阳》这个舞蹈节目获得了一等奖。拍照的时候,孩子们凑在一起,红裙子成了一团燃烧的火。可是,我却觉得那团红色灼伤了我的眼睛,我的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这群单纯的孩子教会我:做任何事都要心怀热爱,全力以赴。

不久后,我有个机会调到县城。但是,我选择了留在了那里。



儿时伙伴(组诗)

■马骏斐

蝴蝶

那只七彩的蝴蝶
以黑白的时光做背景
忽闪的翅膀上 托负着
轻盈的童年
从芳草萋萋的乡野
一直飞到都市的窗口
它停歇在一茎回忆的枝头
让芬芳重新绽放

麻雀

屋檐下的两只小麻雀
叽叽喳喳地说着乡村童话
小小的心事和梦想
被村庄收藏
不知经年以后
那个小小的巢居里
是否还能听出
那一串未改的乡音

蚱蜢

双腿一撑
就弹起了童年的欢快
在它的引领下
故乡的山野熟悉到每一茎草叶
当一双疲惫的游履
站在那乡愁的山梁
在那轻松的一跃下
心中所有的纠结
瞬间消逝在蓝天

旧时童年

■耿艳菊

三毛在《雨季不再来》中写道:它也就如一块衣料一样,它可能用旧了,会有陈旧的风华,而它的质地,却仍是当初纺织机上织出来的经纬。

我以为我的童年也是这样的一块衣料,陈旧的、素淡的,甚至被岁月磨洗得发白模糊。布料有了时光风华,而质地仍是当初的经纬。陈旧了才懂得,童年的心真是纯,真是暖。

忘记是几岁了,恰好在镇上碰见了大姨,她带着表妹。大姨拉着我们进了照相馆,要我们一起去照相。那时候,照相很稀罕,也很郑重,我却急得哭起来。大姨笑我,说你最大,你还哭啊?我忸怩半天,才说出心事:没有戴那个好看的发卡啊,怎么办?发卡是邻家女孩的,她借给我戴两天,我怕弄坏了,没舍得戴出来。

然后,我竟然一口气跑了二里路,回家取了发卡,又跑回来照相。不觉得累,更多的是喜悦和兴奋。照相的时候我还捧了很大的一捧花,发卡在刘海上面很美丽。这张照片保存了很多年。

我小时候真的很爱美,长大了心反而淡了。一天,姑姑来我家了,我从门后书包里拿出我攒的钱,一共7毛,拿给她。那是我们早已说好的,让姑姑给我买一瓶红色的指甲油。红色的指甲油真漂亮,都舍不得洗手,生怕把这漂亮的红色洗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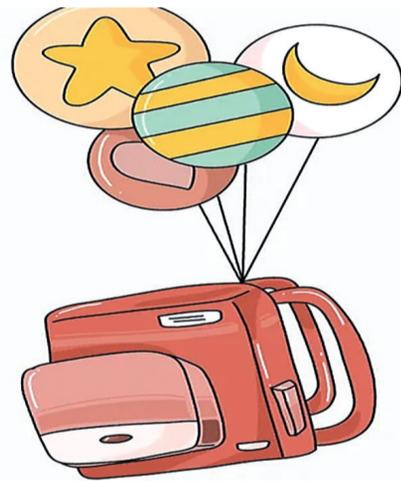
很多年过去,旧时的童年依旧用它不变的经纬来温暖身体,慰藉尘心。

“夕阳”下的童年

■李秀芹

孙女问我,我们那时候的儿童节如何过?我听完摇头,我们这代人,出生在旧社会,根本没有童年,何来节日。

提起小时候,一把辛酸泪,那时家家孩子都多,父母整天地里来地里去的,哪有时间照看孩子,都是大的看小的,身上经常磕碰得青一块紫一块。两三岁就得跟着姐姐或哥哥去拔猪草,五六岁的孩子就当大人用了。我大姐9岁会摊煎饼,够不着锅台沿儿便站着摊。我们家姐弟6个,有一年父亲过春节给家里孩子每人买了一双袜子,分完后,一看我还没有,连说自己糊涂,家里几个孩子都搞不清。



我们这代人的童年都是苦水里蹿过来,劳作的汗水里长大的,但也正是从小放养成长,没有被父母宝贝在蜜罐里,所以才练就了吃苦耐劳的精神,再多困难坎坷也击打不垮。

我今年70岁出头,仿佛一眨眼便老了,但总觉得自己没长大。那天老伴说,老年人有这种心态难得,历经沧桑,归来仍是少年。我其实挺在意别人喊我老人家的,也不喜欢过老人节。人到了一定年龄,余日不多,越来越害怕死亡,这是不争的事实。有时强迫自己忘记时间,忘记年龄,但总有很多节日提醒着你,把你归入老人行列。

我出门喜欢骑三轮车,一是锻炼身体,二是不给年轻人添麻烦,坐公交就会有年轻人给自己让座,我可不想享受老人的待遇,我身体硬朗,比年轻人格还好。老伴说我这是不服老,不服老有何不好,我就让自己逆生长。

孙女说,她今年想给我补过儿童节。我听完后是欣慰,和老伴们说起此事,他们也感慨,大半辈子过去了,现在日子好了,孩子们都成家立业,自己清闲了,可是却老了。我听完告诫他们,我们这些人更需过过儿童节,强行给自己一种仪式感,让自己觉得自己还“小”着呢。大家一拍即合,当即决定儿童节那天集体出去旅游,找个有山有水的地方,野炊,还要搞篝火晚会,把小时候的缺憾都弥补回来。

当全世界都在提醒我们是老人家的时候,我们自己要提醒自己:我们有颗童心,不会变老,只好变好。

孙女说,她非常羡慕我这个年龄,不用学习不用工作,打打球,跳跳广场舞,想出去旅游就出去旅游,真是天天过儿童节。孙女一席话,让我醍醐灌顶。对呀,人到老年,真是比哪个年龄段都轻松。

人活到我们这个年龄不容易,要经过多少大灾大难,经过多少疾病困苦,才能站在夕阳下笑对人生呀。所以,珍惜当下好时光,把夕阳当朝阳,把老年当童年,保持心态的年轻,让日子过得有童趣,才不枉人生走一遭。

投稿邮箱:czwbsw@sina.com
本地作者请在邮件主题中注明“沧州作者”字样